

桑德拉死後的第二天_犯罪小說家_保羅·克利夫_九九藏書

read.99csw.com/book/10377/374646.html

99%

桑德拉死後的第二天

桑德拉死後的第二天

昨晚你睡在樓上，把桑德拉獨自留在樓下讓你有一種背叛她的感覺，但你不能再待在地板上陪她一晚上了。你只是不能。你沒有睡好，半夢半醒，你數不清有多少次把手伸到床的那邊，確定桑德拉正在睡覺，確定她沒事，然而，她並不在那裡。你今天早上去寫作房時，但願她不在那裡，她應該在做早餐或者讀書。可她仍舊躺在那裡。你坐在她旁邊的地板上，一圈又一圈地轉動槍筒，想著把槍頂在你的頭上，扣動扳機，但做不到。

安裝警報器的那些傢伙昨天到家裡來了，至少你覺得是他們。前門響了好幾次敲門聲，你都置之不理。最終他們只得走了。昨晚，你打電話給伊娃，對她說「我們正忙著找療養院」，她祝你好運。一旦你打電話報警了，你就會失去她。

你現在心神不定，不知所措，只花幾個小時想象沒有桑德拉的生活該怎麼過。但不管怎樣，那是你的未來了，不是嗎？所以，這就是接下來會發生的事了，「狂人日記」。這是過去的傑瑞在被送進監獄之前最後的手筆。今天晚些時候，或是明天，他將會打電話報警。拖的時間越長，伊娃認為一切還好的時間就會越久。

那麼，對警察說些什麼呢？什麼也別說。什麼也不要告訴他們。如果你能記得的話，未來的傑瑞，千萬牢記：不要告訴他們關於貝琳達的事，也不要告訴他們關於襯衫、刀和漢斯的事。弄清楚發生了什麼是他們的工作，如果你把所有的證據都供出來，他們就會認定你是兇手，不會再去尋找其他的證據了。你會由犯罪小說家變成死囚犯，變成替罪羊。他們不會相信你與貝琳達·穆雷的死無關，他們會根據梅護士的敘述來確定經過。他們會說時間剛好吻合，說你之前到過那裡，或貝琳達在你離開之後死了。很久以前你就開始描寫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了，你知道是怎麼回事。

什麼也別說，未來的傑瑞，什麼也別說。

可誰又知道呢？再過一兩個月也許你會忘記這一切的。

至於遺言呢？

不要再寫你熟悉的事情了。

儘管欺騙世人吧。

他們跑到樓下，兩個人都被絆了一下，傑瑞絆了漢斯，漢斯絆了傑瑞，不過因為有漢斯的手機照路，兩個人都沒有摔倒。他們來到了一樓，還不知道該向哪裡走，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個地方的布局如何。漢斯選了個方向，傑瑞表示同意。他們走進餐廳，接著是客廳，沒有傢具磕碰他們的膝蓋。客廳里有一道推拉門通向後院。兩個人都不住地喘著粗氣，誰也沒有說話。漢斯扭開鎖，打開門。

沒有必要檢查脈搏了。由於艾瑞克的手被綁在身後，他沒有機會用手臂減弱撞向地面的衝擊力。傑瑞可以感覺到他胃裡在翻騰。

「憋住，傑瑞。」漢斯說。

傑瑞深吸了一口氣，他想憋住，但無能為力。他轉過身，對著牆嘔吐。艾瑞克的頭部撞擊地面的碰撞聲，混著他身體里骨頭的折斷聲仍在他耳邊迴響，那聲音就像在滾動軸承上狠狠地咬上一口崩掉牙齒一樣。他用衣袖擦嘴，手不停地顫抖，他意識到自己的腿也在顫抖，全身都在顫抖。這就像是親手殺死一個人的感覺，如果他之前殺過人，他肯定會熟悉這種感覺的。然而這種感覺從未體驗過。

「你為什麼鬆手讓他摔下來？」漢斯問。

「別賴我。」傑瑞說，「我從來沒有干過這種事。這就是為什麼在電影中做這種事的人看起來像是健美運動員。」

「你堅持就行了。」

「本來讓他在窗外晃來晃去就是一個愚蠢的想法。」

「是嗎？你想自己單獨完成這件事嗎？」漢斯問，「你覺得沒有我你會做得更好？」

「不，當然不是。」傑瑞說，「我只是不知道我們會殺人。我們剛殺了他，漢斯。」

「媽的，傑瑞，我知道好嗎？在你去教堂懺悔之前，只需要記得他做了什麼。他殺了那些女人，並栽贓誣陷你。」

傑瑞說：「但是我們並不知道，即便是真的，誰他媽會相信我們？」

漢斯說：「好了，我們走吧。」

「什麼？把他留在這裏？」

「我們需要充分把握好時間。」漢斯說，「他的老婆很快就會開始懷疑他去了哪裡，她會打電話的，幾個小時后她可能會報警。他們很快會建立聯繫，因為你們倆都失蹤了。」漢斯說。

「我們不能這樣把他留在這裏。」傑瑞說，「這樣做不對。」

「把他丟在什麼地方並不重要。」漢斯說，「我們將不得不承認發生了什麼，不過一旦警察查明了他是什麼人，那麼這會對我們很有利，再加上這隻是一個意外。」

「我不是說把他丟在什麼地方。」傑瑞說，「只是，我們不能把他留在露台上，這樣不對。」

「一切的一切都不對。」漢斯說，他消失在黑暗裡。

傑瑞靠在牆上，他感覺天旋地轉。他蹲下身去，想再嘔吐，但什麼也沒有了，吐出來的只是膽汁。漢斯回來的時候，他手裡拿著一張浴簾。他們用浴簾把艾瑞克裹了起來，翻身時斷裂的骨頭髮出咔嚓咔嚓的聲音。傑瑞從地上撿起艾瑞克的壞眼鏡，放回他手裡。他們把他裹成一個繭，再把他抬起來。那裹著的雙腳時不時地從傑瑞的手中滑落，撞到地上。不知怎的，那死人的分量比五分鐘前更沉重了。傑瑞不再從下面托著屍體了，而是抓住一層層的塑料提著。他們把艾瑞克抬進裡間，輕輕地放在地板上。他再也不能呻吟哼叫顯得自己很性感了。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傑瑞已經殺人了。

漢斯用手機照著路，他們走出房子，到了前院，兩人誰也沒有說話。漢斯關上身後的門，上好鎖門。他們倆若無其事地走到車旁上車，接著若無其事地駛向街道。沒有什麼可看的，一切風平浪靜，沒有什麼，先生們、女士們，只有兩個守法的公民把人摔死後若無其事地駕車離去。

他們開車行駛在馬路上，車裡瀰漫著緊張的氣氛。他不知道漢斯要去哪裡，弄不清楚現在漢斯是要把他帶到警局，還是要把他吊到另一個窗口去。時針指向八點，大街上一切如常。他們開車行駛了十五分鐘，傑瑞艷羨地看著一幢幢經過的房子，停在兩邊的一輛輛車，還有漫步著的行人，眼前的一切都令他艷羨不已。他也想讓自己融進那樣正常的生活，想想晚餐吃什麼、電視看什麼以及鋪天蓋地的賬單。他想要做回傑瑞·格雷，在「阿爾茨船長」把他埋葬到黑暗中之前。

「我們到了。」漢斯說。

「這是哪裡？」

「艾瑞克家。」漢斯說著把汽車駛入車道。他按下遙控器上的按鈕打開車庫門。「我們是一根繩上的螞蚱了，夥計，我們已經騎虎難下了。」

「你在開玩笑吧？」

「我們互相認識多久了？」漢斯問。

「其實我忘了，我甚至不記得我有多大了。」傑瑞說。話一出口，他就想起來了。他四十九歲，一年後步入中年危機。

「你五十歲。」漢斯說，這個新聞幾乎像今天的其他消息一樣令他不安，「你難道不知道你小時候就認識我了？」

「我真的不記得了。」

漢斯笑了：「天啊，我倒真希望這是個玩笑。來，我們到處看看。」

「你不是說他結婚了嗎？」

「我是說了，但你看房裡有燈亮著嗎？車庫裡也沒有其他車。來吧。」

「是不是說明她不在家？」

「房子里沒人。」漢斯說。

「你怎麼這麼肯定？」

「我就是知道，就像特異功能。」

「你是不是早就想到了，因為你第一次來時發現只有艾瑞克一個人在家？」

「這是特異功能，偶爾也有出錯的時候。就像我說的，傑瑞，我們承擔著責任。」

他們開車進入車庫，漢斯按下按鈕關上他們身後的門。

傑瑞問：「那麼計劃是什麼？」

漢斯說：「計劃就是我們不要把事情搞砸。」

傑瑞問道：「要是他妻子在家呢？」

「這是個問題，」漢斯說，「但還好我們有這些。」他說著，打開手套箱，取出裝有注射器的皮革袋。

「好像夥，你還帶著這些！」

漢斯搖搖頭：「不是我的，是我之前在這裏發現的，是艾瑞克的。他就是用這些給你注射鎮靜劑。但他沒有理由把它們留在車裡，對吧？」

「他昨天回家時還開車來著。」傑瑞說。

「那他應該把它們送還療養院，但是他沒有，因為是他自己擅自使用。」

「我們給他的妻子用了，萬一她對藥物過敏，或者我們過量使用了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這種事不會發生的。」

「你怎麼可以這麼肯定？」

「那麼你想怎樣呢，傑瑞？束手就擒嗎？乖乖坐牢，讓世人認為是你殺了那些女人？難道不是艾瑞克乾的？她甚至可能不在家，我們坐在車上辯論的時間越長，就越有可能碰見她。要是早進去，我們現在都出來了。來，我們必須進去，證明他殺了人。」

「萬一他沒有呢？」

「那我們只是殺了個無辜的人，現在打退堂鼓沒有任何意義了，我們騎虎難下了。」

他們進到屋裡，穿過內門，進入走廊。漢斯輕輕打開一盞燈。傑瑞注意到他的朋友還戴著手套。「看到了吧？我告訴你房裡沒人。」

「我們是不是應該把燈關掉？」

「為什麼？艾瑞克應該在家啊，對吧？如果燈不亮的話反而會很奇怪吧。」

「我想是的。」

「你去搜書房，」漢斯說，「我從別處開始。」

書房在左手邊的第一個房間。牆上有一個書櫃，上面擺放著傑瑞的書，還有一些其他作者的書，一些傑瑞認識，並且逢年過節還一塊兒喝過酒。此外還有一些真正的犯罪小說，一些關於寫作技巧的書。書架的對面有一張書桌，木質堅實，布滿疤痕、划痕和凹痕。它看起來年代久遠，所有的字元幾乎都有上百年的歷史了。桌子後面是一張滾輪辦公椅，桌上有台電腦和印表機，一些小說、一瓶水、一部電話和一份列印好的手稿。手稿旁邊是一個水晶球，比棒球要大一點兒，可以看見裏面有一座城堡，底部是閃光的斑點。房間里鋪著地毯，地板下面不像是有任何暗格，但他還是用腳踢著，側耳聆聽下面會不會發出空洞的聲音，但什麼也沒有。

他坐在艾瑞克的椅子上，從抽屜開始搜起。裏面有一些雜誌、辦公用品、銀行賬單。沒有珠寶，也沒有詭異的色情雜誌或通過窗戶偷拍鄰居的照片。他拿起手稿，很沉。他上一次列印手稿是很多本書之前了，他會在電腦上做完所有的編輯修改工作，也在電腦上閱讀。他認為這有助於環保。

他讀了前幾頁。

「你在跟我開玩笑嗎？」亨利問，傑瑞心裏也閃爍著同樣的問題。

看完第一章結束，他的心臟狂奔亂跳，他想大聲尖叫，想回到他們丟棄艾瑞克的地方，撕扯他的衣領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。他拿著手稿穿過房子，在車庫裡找到漢斯，他正在那裡搜著一個貨架，那上面放著油漆托盤、刷子和砂紙。

「天哪，你看上去像是有人經過了你的墳墓。」漢斯說。

傑瑞拿著手稿：「你看，開頭的一章。」他努力使他的聲音保持平靜，「寫的是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犯罪小說家。」他等待漢斯做出適當反應，以為漢斯會把手上的東西扔出車庫，但漢斯毫無反應。他繼續說道：「這傢伙，這個傢伙承認自己犯過罪了，他認為他犯下了罪行。」

「是你啟發了他。」

「我不只啟發他！」傑瑞搖著頭說，漢斯毫不在意的反應讓他十分惱火，比幾分鐘前讓艾瑞克頭朝下摔下去時的感覺還要糟糕，「他盜用了發生在我身上的所有倒霉事，把它寫成一本書出版！」

「他有沒有寫過偷偷進入別人家的房子，並且栽贓陷害作家？」

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。傑瑞思忖著，他的怒火平息下來，察覺到有這種可能，他的心跳開始加速，問題的答案會在後文中。「我繼續往下讀。」他說，開始讀第二章的開頭。他靠在門框上一口氣讀了好幾段。漢斯看著他。

「哦，不。」傑瑞說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再給我一分鐘。」傑瑞說。

「傑瑞——」

「一分鐘。」

他讀著這一章，漢斯走到下一個貨架。幾分鐘后，傑瑞把手稿交給他的朋友。「看！」他說，「你看！」

「讓我看什麼？」漢斯走過來問。

傑瑞用手指著章節標題，上面寫著「誰知道是哪一天」，這一章以療養院為背景，是用日記的形式寫成的，因為主角有一本「狂人日記」。主角的名字是傑拉爾德·布萊克，傑拉爾德不知道自己在療養院住了多久，可傑拉爾德說的話完全像是出自傑瑞之口，就是傑瑞自己說的話，他知道那些話是他說的。他寫過，但不記得是在什麼時候寫的。他有一種強烈的遭人背叛的感覺，他想把艾瑞克再一次扔到窗外。

漢斯拿著手稿，讀著。「這寫的是你。」他說。

傑瑞開始在車庫裡來回踱步：「艾瑞克拿了我的日記。」

漢斯從書稿上抬起頭：「什麼？」

「這些是我說過的話，我太熟悉了。他不知用什麼方法拿走了我的日記，他一直在利用它創作。」他朝著手稿點點頭。

漢斯讀了幾秒鐘，回頭看看傑瑞：「你確定嗎？」

「這完美演繹了『寫下你知道的』。」傑瑞說，「日記一定在某個地方。」他閉上眼睛，把拳頭抵在額頭上，輕輕敲了幾下。「我一定是把日記帶到療養院了，我不知道。但這太不合理了，這是我說的話。」傑瑞說著指指手稿，「不是所有的原話，不是所有的情節，只是其中一些被艾瑞

克採用了。」

「他怎麼拿到的？要是連警察都找不到，他是怎麼拿到的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弄到手了。」

漢斯遞給他手稿：「好吧，所以護理員拿走了你的日記，用於創作他的故事，如果它就在這裏，我們需要找到它。」

「證明他是兇手。」傑瑞說。

「這就是我們要找的，我們真的需要這本日記。如果他往返于療養院時拿著日記，」漢斯說，「很有可能還在他的車裡，我要徹底搜查一遍。」

漢斯打開車門搜查。傑瑞回到書房，他坐在艾瑞克的書桌後面，打開電腦。等著電腦開機時他翻查衣櫃，裏面掛著一些衣服，底部放著盒子，他把它們拖了出來。他聽到漢斯從走廊向他走來。他打開一個盒子，發現一堆銀行賬單和抵押貸款報表。

「你是誰？」

這是個女人的聲音，他嚇了一跳，轉過頭去。他從未見過她，但他知道這一定是艾瑞克的妻子。還沒等他回答，漢斯就已經出現在她身後，將針頭刺入她脖子的一側。她甚至來不及反抗掙扎，只過了幾秒鐘，她就睡著了。漢斯輕輕地把她放到地上。

「媽的。」傑瑞跳起腳說道。

「她會沒事的。」漢斯說，「看看我發現了什麼。」他向他扔過來一本書，傑瑞一把抓住打開它。這是一本日記，但不是他的「狂人日記」，只是在某些方面有相同之處。但封面上沒有眼睛。

「這是你從住進療養院時開始寫的，」漢斯說，「這說明前一本仍然在那裡，我們需要找到它。」